

(法) 罗曼·罗兰

名人传

李岳译



世界文学名著收藏精品丛书(上)

主编：余进

责任编辑：姚家余

责任校对：姚家余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52)

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刷：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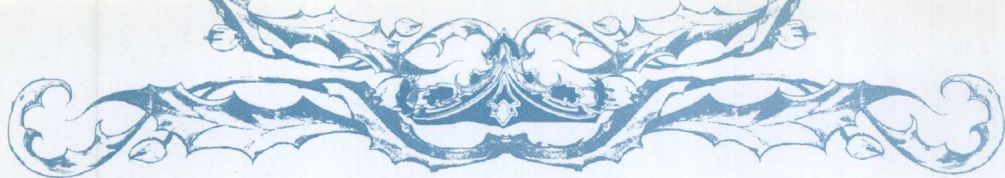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

版次：2004年1月第1版

印次：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7-5387-1865-6/1·1758

定价：495.70元



世界文学名著
收藏精品丛书

WORLD
LITERARY WORKS
TREASURY

目 录

贝多芬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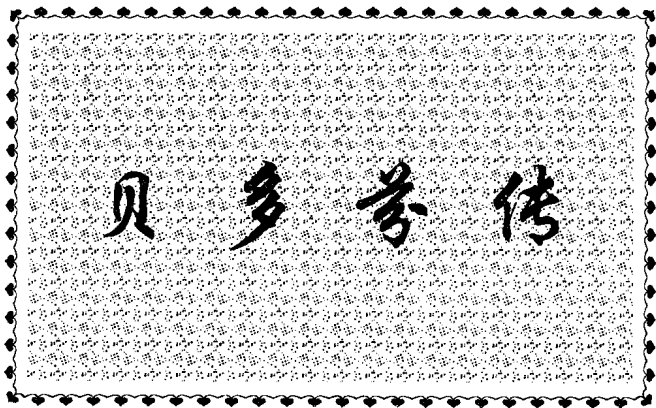
原 序	(3)
初版序	(6)
贝多芬传	(9)
贝多芬遗嘱	(42)
书信集	(47)
思想录	(62)

米开朗琪罗传

原 序	(69)
导 言	(72)
上编 无休止地战斗	(83)
下编 舍弃	(128)
尾声 死	(172)

托尔斯泰传

原 序	(181)
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代序)	(182)
托尔斯泰传	(185)
托尔斯泰去世前两个月写给甘地的信	(332)



原 序

二十五年前，我开始写作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当时我没想过要写什么关于音乐的作品。一九〇二年，我处在一个动荡不安，充满了破坏又有创新作用的年代。我离开巴黎，来到我少年时的朋友贝多芬那里歇息了十天，他曾在人生的旅途上多次帮助过我。我独自来到了他的家乡波恩。我又找回了他的身影，又重新找到了他的老朋友们，或者说，我在科布伦兹的韦格勒的后辈们的身上又找回了韦格勒夫妇当年的影子。在美因兹，我又听到了指挥贝多芬作品的权威，魏因加特约指挥的一场大型的贝多芬交响音乐会。当我和他单独相处的时候，我向他诉说了我的悲哀。我刚出生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作了洗礼。我带着他的祝福重新回到巴黎。得到了鼓励的我，与人生重新和好之后，在旅途上用歌声向上帝表达病愈者的感激。

这部作品最早是在《巴黎杂志》上发表的，感谢曲是后来经贝玳公诸于众一个小册子。这本书传出了朋友的范围是我所没有想到的事。不过“不同的人命运就会不同……”

请原谅我对这些细节的叙述。可是对于那些想在这曲颂歌中，寻求运用严肃的史学观完成深奥杰作的人们，我应该有所回应。我对于音乐所担负的不同凡响的义务，在《韩德尔》以及几部有关歌剧的作品中都有所

表现。但《贝多芬传》绝不是纯粹的学术作品，它是为受伤而绝望的心灵写的一首歌，是经历了生与死的磨励而获得新生，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振奋之后而对上帝的感激之曲。我知道，救世主已因我而改变，但每一种信仰和爱情的行为都是这样的。我所写的《贝多芬传》也是这样。这本小册子因大家而交上了它从未料到的好运。那时候，几百万的法国人民，一代受压迫折磨的理想主义者，都十分急切地盼望着解放的消息。当贝多芬的音乐中发出了这一讯号时，他们转向他。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对那些交响音乐不会不记忆犹新，好像在弥撒中演唱《神之羔羊》时的教学，——谁都不会忘记那些注视着献祭，那痛楚的面容在它的启示下享受光辉照耀。今天的人们已经疏远了那些昨日的人了。（不过在今日人们与在明日的人们也许会走得更近？）很多处于这个世纪初的人们已消失了：他们及他们最优秀的儿子，因战而消失了。在这部小小的《贝多芬传》中他们的形象得到了保留。这部由一个孤独的人亲笔写成的作品，在无意中与他们有惊人地相同之处，而被他们在作品中找到了自己。这本由一个名人所著的小册子，在离开一家小店后，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到了社会上流传，它当然不再属于我个人所有了。我又把这部书重新读了一遍，虽然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也也不想再修改了。因为我有责任使它保留原貌，保存一代伟大的圣洁形象。当贝多芬诞辰之时，我怀念那伟大的一代，同时极力称颂它杰出的同伴，还有告诉我们如何生死的正直

Shi Jie Wen Xue Ming Zhu

与诚挚的大师。

罗曼·罗兰
一九二七年三月

名
人
传

初版序

凡是因行为而遭受灾难的人，必定是
善良而崇高的人，对这一点，我愿作证。

——贝多芬

(一八一九年二月一日在维也纳市政府的讲话)

我们生活在四周凝重的空气中。身为
第一的欧罗巴昏迷在浑浊和腐朽的氛围中。庸俗的物质
主义思想的压制，扭曲了政府与个人的行为。在圆滑卑
微的自私自利的氛围中，人类无法自由自在地呼吸，社
会最终将窒息而死。——都打开窗户吧！呼吸新鲜的空
气！感受一下英雄们的气息。

人生是艰难困苦的。尤其对那些不甘平庸的人来
说，那是一场无终止的争斗，一般是在孤独与寂静的环
境下展开惨烈的，没有光明和幸福的争斗。他们身上担
负着贫苦、每日的烦恼，还有沉重和愚笨的劳作，这些
对他们的精力消耗是有害的，没有任何希望，看不到欢
乐的光芒，他们多数彼此隔离，感觉不到对方的存在，
在患难中甚至连向朋友伸出援助之手以示安慰都不存
在。他们只有求助于自己，但有时即使最坚强的人，也
免不了在困境中跌得很惨，他们也只能向一位朋友请求
帮助。

为了以示对他们的援助，我集结了一群英雄的友人
在他们身边，那是一群伟大的英雄，因为善良而受难的

心灵。这部《名人传》是受难者的礼品，而不是对野心家骄傲的诉说。在现实中谁都是受难者。让那些遭受苦难的人接受我们奉献的神圣的痛苦的油膏吧！我们在战斗中并不是孤军奋战。世界上的黑暗被神圣的光芒照亮了，就算是今天，我们也能看到两束最圣洁的火焰——正义和自由。即使他们不曾驱散浓密的黑暗，这对我们的未来之路也多少作出了指点。跟随他们，跟上那些分散在世界各地、各个时代的孤独的奋斗者的脚步吧。为了让英雄的民族获得新生，就毁灭了这时间的阻碍了吧。被我称之为英雄的那些人，是在伟大的心灵上，而不是只以思想或力量称霸。就好比这些人中将要被我们描写其生涯的最伟大的人所说的：“我想没有什么比仁慈更优越的了。伟大的品格产生伟大的人物，甚至伟大的艺术家和行动者；时间将会让这些所有空虚的，与卑下的群众相匹配的偶像毁掉。是成功是失败又有什么关系？也许伟大，但并不是因为伟大才是焦点。这部传记中，所记述的都是在长期的苦难中煎熬的人物。或是他们的灵魂，因命运的悲惨而受着精神与肉体双重的折磨，经历着贫苦与疾病的考验；或者是，眼看着同胞在惨淡的生活和破烈的内心中，忍受着无名的羞辱与灾难。他们的生活中永远都有着不幸；与其说他们因毅力而变得伟大，不如说他们因灾难而变得伟大。正因为如此，不幸的人们呀！你们身边有人类中的精英，因此不用太过于怨叹。我们从他们当中汲取勇气而为养料吧，让我们过于衰弱的头枕着他们的膝休息一会吧。我们会

被他们抚慰的。

一股明朗的力和强烈的慈爱像河流般从这些圣洁的心灵中奔涌而出。甚至在他们眼中和举止中都可以感觉到生命从来没有像身处患难时那么伟大、充实和幸福。我们甚至不必要对他们的作品进行研究或聆听他们的声音就可得到这种充实和幸福。这一英雄队伍中惟一值得给予首席称谓的人是贝多芬，因为他不但坚强而且圣洁。他甚至在痛苦中也希望其他受难者能得到他的的支持，这位获得胜利的普罗米修斯，经过了多年超人般的努力，跃过了人生坎坎与挫折，在他完成了所谓“向可怜的人类吹嘘勇气”的大业之后，在回答一位向他提起上帝的朋友说道：“噢，人们啊，你们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

从他的这句豪言壮语中我们应该能得到一些东西。

贝多芬传

全力行善，钟爱自由，切莫欺妄真理
——即便为了王座。

——贝多芬
(一八九二年手册)

他身材矮小肥胖，看上去很健康，天生一副运动家的体格。宽阔的脸庞呈现土红色，他的皮肤到晚年才变成病态般的黄色，特别是冬日里，当他待在屋里离田野远远的时候。他额角凸起，显得十分宽阔。一头浓密得与众不同的黑发，好像从没有受过梳子的洗礼，处处倒立，更甚于“梅杜萨头上的乱蛇”。一股浓重的威力在他眼中燃烧着，这让所有与之谋面的人感到震撼；但其间微妙的差别是大多数人所辨认不出来的。因为从这双嵌在他深褐而惨烈的脸上的眼睛射出的光芒粗犷而狂野，这让人们误认为它本身的灰蓝认作是黑色。平日里这双眼睛细小，而深陷，只有在高兴或激愤的时候才张得大而有神，在眼眶中来回地旋转，那才是它们思想真谛的绝妙反映。他的眼神总是忧郁地凝望着天空。宽阔的鼻子显得短而方，竟与狮子的长相无不相同。嘴巴细腻，但下唇往往显得比上唇突出。结实的牙床仿佛连核桃都能咬破。他的脸因左边下巴上的一个深深下陷的小窝而显出怪异得不相称。就像莫舍勒斯所说的：“他的笑容美丽动人，谈吐间的神气显得可爱而令人愉悦”。

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笑却不带任何愉悦的气息，它是粗犷而狂野的，丑陋的，而且时间极短——那种笑来自于一个不习惯欢愉的人。他总是神情抑郁，表现出“一种无药可救的忧伤”。在一八二五年，雷斯塔伯曾经说过，当他见到“他柔情的眼睛和强烈的苦楚”时，他必须全力以赴才止得住眼泪。一年之后，在一个酒店里，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偶然碰到他，当时他正闭着眼睛，坐在屋里的一个角落里抽一支长烟斗，这种习惯是他接近死亡时日积月累养成的。有一个朋友对他说话，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小小的谈话手册，脸上带着悲伤的微笑，接着像聋子似地用尖利的嗓音教人家记下自己想说的话。——他的脸色变幻无常，这种变化有时发生在他弹钢琴的时候，有时则发生在他干一些其它事情的时候，他的这种面部表情的突然变化，有时候，甚至让过路的人大吃一惊。“忽然间他脸上的肌肉突起，血管鼓胀，粗犷而狂野的眼睛变得更为恐怖，嘴唇颤抖，好像一个魔术师反被自己召来的妖魔打败了一样”，那种表情是典型的莎士比亚式。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曾说他与“李尔王”无不相同。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于一七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生于一所位于科隆附近的波恩的破屋子的楼上。父亲是一个男高音歌手一个愚蠢而嗜酒如命的人。他的母亲是一个厨子的女儿，曾经嫁给一个男仆，丈夫死后和贝多芬的父亲结了婚。

贝多芬的童年是非常艰苦的，他没有享受过像莫扎

特那样温暖的家庭。从一开始，人生对他来说就是一次惨烈而残忍的战争。为了拓展他在音乐方面的天分，父亲拿他当神童一样四处炫耀。从四岁起，他就被迫一整天一整天地在钢琴前坐着，或是被关在屋里和一架提琴待在一起，差点因繁重的工作而累死。万分幸运的是，他还不至于对这门艺术产生永久的厌恶感。为了促使贝多芬学习，父亲只能使用暴力。少年时代的他就开始为经济问题操心，每天都要为怎样获得面包而做打算，这份重任对他来说来得实在太早了些。十一岁时，他成为戏院乐队的一员。当大提琴手那年他刚满十三岁。他所热爱的母亲在一七八七年去世了。“对我她是多么慈爱，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是多么值得我爱戴呀！我有一个很好的母亲，我想没有人比我更幸福”。她死于肺病。贝多芬经常怀疑他也患有同样的疾病。他甚至经常性感到的疼痛，还有残忍得更甚于病魔的抑郁。十七岁那年他成了家庭的支柱，担负着教育两个兄弟的重任。由于父亲酗酒成性，无法支撑门户，他只得满心羞愧地向父亲提出退休的要求——人家担心他父亲过度挥霍，把养老金交给儿子领取。他的心灵因这些令人悲愤的事实而深深受到创伤。后来他住在波恩的布罗伊宁一家那里，才寻觅到了一个亲蜜的依靠。那是小他二岁的可爱的埃莱奥诺雷·特·布罗伊宁。他向她教授音乐，引导她踏上诗歌之路。她成为他童年时的伙伴。或许在他们之间有极为温馨的情意。后来埃莱奥诺雷和韦格勒医生结了婚，他也同贝多芬建立了很深的友情，他们之间那种纯

真恬美的友情一直维系到最后，那是在韦格勒、埃莱奥诺雷和贝多芬往来的书信中看出来的。当三人都步入晚年的时候，有着极为动人的情爱，心灵上的年轻决不比当年逊色。

尽管贝多芬有如此悲惨的童年，但他永远保持着对这个时代，以及打发这个时代的一种柔情而悲凄的回忆。他得从波恩离开，去了维也纳。他却从来都没有将莱茵河畔的故乡遗忘。庄严的父性的大河，像他所称呼的“我们的父亲莱茵”。的确，它就像赋有人性似地那样生动，仿佛一颗流淌着无数思想与力量的巨大灵魂；况且莱茵流域中再不会有一个地方比得上细致的波恩所具有的美丽、雄壮和温柔了，它浓荫密布、鲜花遍地，受着河流的冲击与爱抚。贝多芬在这里度过了他最初的二十年。他少年心中的梦境也在这里形成了，——慵懒地洒满露水的草原，雾气笼罩下的白杨，茂密的矮树丛，细柳和果树，把根须浸在岑寂而湍急的水流里，——还有村落、教堂、墓地、懒散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视两岸。遥远望去，天空被蓝色的七峰刻出严肃的侧影，古堡的废墟矗立在上面，显出一些瘦削而怪异的轮廓。他以永远忠诚的心灵对待这片故乡的热土，直到生命走到尽头，他想再见故园一面的愿望总是不能实现。“我的故乡，我美丽的出生地，在我眼前始终是美丽动人的，那样的明亮，和我离开它时是一模一样”。

波及到整个欧洲的大革命爆发了，贝多芬的心被攫住了。众多新的思想集中在波恩大学。一七八九年五月